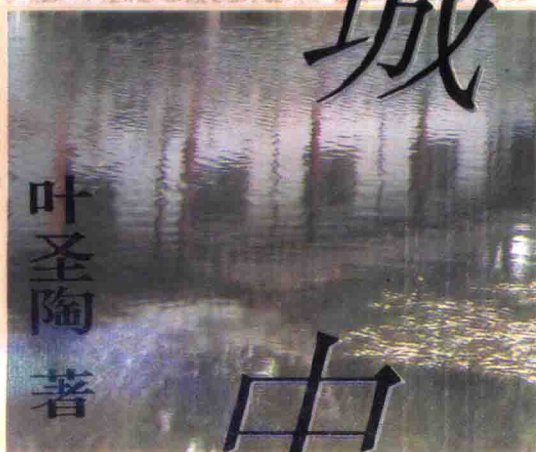


开

明

第二辑

城



叶圣陶著

中

开明出版社

文

库

叶圣陶 著

城中

(京)新登字104号

开明文库(第二辑)

城 中

叶圣陶 著

•

开 明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海淀区车道沟八号)

北 京 东 光 印 刷 厂 印 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3 字数56千字 插页 2

1994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94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,000

ISBN 7-80077-705-7/1·68 定价：2.70 元

目 录

前 途.....	1
演 讲.....	11
城 中.....	17
双 影.....	32
在民间.....	39
晨.....	51
微 波.....	66
搭班子.....	84

前 途

窗外一两只麻雀细碎地叫着，声音有点儿寂寞。天是亮了，但窗上只有滞暗的光，没有清爽的气韵，大概今天太阳不出来了。虽说是新秋，已颇有些凉意；他们两个盖在一条夹被里，不自觉地蜷成两只醉虾的样子。

女的深长地叹一口气，身躯略一动弹，头缩得更紧，仿佛正遭人迫弄的刺猬。

惠之茶不住开口了，“又是为什么了？”他昂起头来直望着她的蓬松的发髻。

她不响；也不动一动，仿佛僵了似的。

他觉得怅然，右手拍着她的肩头，说，“我问你，你理也不理。再问一声，又是为什么了？”

“没有什么。”

“那么为什么叹气？”他扳动她的肩头，想叫她翻转身来。

她挣脱了他的手，依然蜷缩着，没有翻转身来的意思；

冷然说，“对你说没有什么就是了，气尽让我去叹。”

“我知道了！”惠之颓然倒头在枕上，语音里带着凄苦的情味。“又是老毛病！又是为的我们的穷！”

“穷是命里注定的，就是叹一辈子气还是逃不了。”

“所以我不愁穷。岂但不愁，我简直不把穷字放在心上。从前孔夫子的学生颜渊穷得不得了，住在一条小巷子里，人家处了他的境遇，一定要愁得不堪，他却乐得不堪。这是我最佩服的。可是，你为穷而愁，我却愁你的愁穷，我就为你而愁了。你要知道我的心——这至少说了几百遍了——我不要你愁，不要你不快乐呢。”

“佩服孔夫子的学生有什么用？饭总得要吃，房子总得要住；抽屉里只剩两块六毛钱，领薪水的日子还不知道在哪一月哪一年，亏你说得出不放在心上！”

惠之对于这些原也知道得很清楚，但刚才竟似春梦一般极其渺茫了；现在经她一提醒，顿如突然陷落，陷入一个无望的深渊。他也叹气道，“这叫我有什么法子呢！他们要打仗，自然开不成学了。就说开了学，学款早已移充军饷，还是个枵腹从公。我望见前面一片黑，黑得像墨，像没星没月亮的夜。”他一缕心酸，含着泪说，“你才倒霉，同我结了婚，从不曾做过一件新衣服，从不曾上过一回馆子，只是陪着我穷……”他不能再说下去了，前额凑近去，贴着她的蓬松的发髻。

起身以后，惠之在阶前呆看泥地，他夫人在后头烧粥，忽然有人叩门。开门看时，是个朋友，便让进来坐了。这

个朋友并不是来报告可怕的打仗消息，也不是随便走来闲谈消遣，是发现了一道希望的光，由于友谊，特地给惠之指示而来的。

这个朋友说，得到可靠的消息，这里的警察厅长已由带兵的统帅委任了姓田的。他很有味地描摹道，“好一位漂亮的人物，白白的脸儿，乌黑的短短的髭须，眼珠子有压服人的威光，一口爽脆的北京话，比历来的警察厅长至少要漂亮十倍。陈伯通，你的熟朋友，听说那位姓田的与他是幼年同学。你何不去找伯通呢？说不定倒是个好机会。”他说着，眼光斜睨过去，含着无限的殷勤。

惠之听说，似乎不能相信是在清醒中。但是这几句话安慰的力量真大，本来前面一片黑，这不是闪电一般抽过一道光么？只要有光就好，前进的力气又萌生了。送了朋友以后，就打算怎么去找伯通。秋风吹动他的头发，也吹透他的夹衫，他并不觉得。

他夫人端着粥出来，同样地怀着一种新鲜的微甜的心情，说，“赶快吃了粥去找伯通吧。”

“去找他，你说？”

“自然去找他。难道他有什么神通，会知道你的心事么？”

“不是这么说。我说的是他肯不肯替我想法。要是他不大愿意替我想法，回绝也不好，答应也不好，岂不是叫他为难了？万一他竟当面回绝，这又叫我多么难堪？”

“那么，你就眼看这个难得的机会在脚边滚过去么？”她

失望而愤愤了。

“不是这么说。你且不要着急。论伯通与我的交情，未必不肯帮我一臂之力；可虑的就怕他有什么不方便。至于我去向他开口，也实在不很容易；那话语含在口里想吐不吐，一定显出一副很丑很丑的嘴脸，我想想就觉得难为情。”

“托人荐个事情做，也是世间正大光明的事；难道你去求他荐你当个卑鄙的小子么？”她藐然看着丈夫，以为他一点不通世故，简直是个呆子。

他叹了一口气说，“你不知道。伯通相信我是情愿终身当教师的，他曾经称赞我认定了自己适当的事业。现在我却去托他，希望跨入另外的一界，那一界又是向来称为龌龊的，你想，他对我将作什么感想？”

“终身当教师！现在学堂都不开门了，你还要说终身当教师！”

现实的鞭子又在他背上一抽，前面顿时恍惚地显现一片黑，黑得像墨，像没星没月亮的夜。中间却透露一丝的微光，就是去找陈伯通。于是他毅然说，“我决计写封信给他。”

他给伯通的信如下：

伯通吾兄足下：久未趋候。惟兴居安善为颂。兹愚者：年来生计所需，继长增高，弟戈戈所入，不足以勉力追随，时有竭蹶之虞，吾兄早熟知之。自国内战事兴起，学款移充军饷，欠薪已积两月。今暑期已过，开学无期，前途茫茫，思之心痒。私念新任警察厅长田君，与吾兄为总角交，履新伊始，厅中职

员当有更动，欲恳鼎力吹嘘，为弟谋一兼职；志不在多，月得二十元左右已足：此在目前，实救燃眉之急，即他日学校开课，学款有着，仍可借资补助。吾兄乐于济人，弟又夙叨厚爱，当不以为妄冀而却之也。不胜盼祷，跂望好音。

搁笔之后，他看了再看，总觉得这封信不大顺适；可是又指不定毛病究竟在什么地方。“二十元左右，不太多么？兼职，不难弄到么？说得这么着实，似乎他一定有把握，不觉得冒昧么？”他给自己提出种种问题。

他自己这样回答：“二十元也算少了，再少就够不上一用。又况再说得少，难道去谋充一名八块钱的警察不成？兼职，那多得很呢，什么机关里总有好些兼职的人员，我所知道靠着这个过活的就有二三十个，办公厅都不用上，只是按月拿钱，可见只要有路，弄到并不难。至于说法，如其不说得这么着实，难道请他随便在脑子里想一想，不必真去进行么？这样，不是与他开玩笑么？而一线的希望就系在这一层上头，哪里有反而轻描淡写开玩笑的呢？”平时的经验唤醒了他，他想，“越看越疑惑了，只有强制地就此算数，也就罢了。”便折好了插入信封，连忙粘上了。

现在他在街上了。那封信已被送进邮筒里，仰躺着等待它旅行的同伴。

早市还没散，出来买菜的男女徘徊在鱼摊菜担旁边，琐琐地争论价钱，计较斤两，一片嚷嚷。石子砌成的道路，被担水的夫役泼得仿佛浇了油，走路的人须得照顾脚下，防备跌倒。店家屋上都搭起凉棚，虽然顶上的芦帘卷起，总

使下边更笼上一重阴暗；秋风吹着，凉棚上偶尔飘下几片芦柴壳来：这又颇有些萧瑟的意味。

但是惠之心头并不感觉无聊，一缕春温正在萌芽，连步子都比平时出劲得多。忽然注意到路旁鱼摊的一桶鲫鱼，个个是乌背，有八九寸光景长，都侧躺在一薄层水中翕张着嘴。略微站定了一会，重又举步，便转成缓缓的了。在他脑中显现一只精瓷的菜碗，绝清的汤，玉兰片和茶腿盖在汤面，底下是一尾嫩熟的鲫鱼。联带显现的是一把点铜锡的暖酒壶；假如提起来斟着，就有淡玛瑙色的“陈绍”流出来，触着鼻观便觉陶然。他不自禁地口津涌溢了，想道，“这些味儿久已疏远了，惭愧！只有豆腐和蔬菜是不离的常伴。妻偶然大胆地买一回肉，买一百四十文，切成肉丝，和着黄豆芽炒；肉味儿不见有多少，倒费了剔牙的工夫。可厌的是胃口太好了，吃得这样简陋，两个人的饭量都不会减损，依旧是每餐三碗。至于酒，几乎想不起是什么味儿了，还是去年这个时候，喝的老赵的喜酒；那一天身子不大爽健，只喝得三四杯呢。直到现在，整整一个年头了，再没沾过唇：这也可算值得纪念的奇事。”

希望的光仿佛这么一闪，他想到，“那封信如果发生效力的话，得要稍稍改换口味了。一尾清嫩鲫鱼，一壶‘陈绍’，其实也算不得放纵无度的享用。他们每天上酒馆，吃整席……”

联带地想起，他夫人如果有几身应时的体面衣裙，也算不得放纵无度的享用。她嫁过来已经七年了。嫁时的几

件衣裳，布的是破了补缀，补了又破了；略微体面一点的，藏在一只不充实的箱子里头，逢到天气好太阳老的时候，便取出来晒着，算是温温旧日的情谊，等一会，重又塞进箱子里。这也幸而是这样；假如不然，有什么机会把这些旧衣裳穿上身，那一定叫她伤心暗泣，逃到屋角里去了。惠之平时也不大想到这些，只当她皱着眉头愁穷，而又说“我是什么也不要，所以单穷我一个人尽不妨事”的时候，觉得心头一阵难受，似乎是苦味，又似乎是酸，便凄然说，“总之是你不幸，同我结了婚，什么好处也没有，一件布衫也不曾添，单只接受了个穷！”这算是他想起她衣裳的事情了，但过后就忘了。

现在他想如果那封信发生效力，第一要紧办的，还该是让她随时有一身见得人的衣裙；她要不要不成问题，这只是对她尽点儿心的馈赠。那些太贵的在市场上封了王似的衣料固然不便采购，但至少也得色彩与图案看得上眼。这样想时，他不自觉地靠近一家出卖衣料的铺子的玻璃窗。

“这天蓝的花缎，虽然流行得那么普遍，什么人家的姑娘奶奶都得裁一件，但是颜色染得太村俗了，我决不买给她。这淡灰的哗叽倒还不差，只是一粗一细的条纹太不调和了，颇有点像生物学者所说的警戒色，我也决不买给她。穿了这个，难道要警戒谁引诱谁么？……”

他注意到人体模型所穿的现成衣裙了。“啊，最可厌的这前圆后圆，前不过脐，后不过腰的短衣服。这是退步的式样，丑化的式样；要是家里有一面镜子，而且是个会照

镜子的女人，决不肯穿这样的衣服。我给她做新衣服，决不做这种式样……”忽觉腰部有什么东西突地撞来，他脱口而出地喊“做什么！”

类乎愤愤地回头看，见是一个挑泥藕担子的乡下人，藕太多了，堆在担子里几乎有两尺高，行人肩擦肩通过，把他的担子挡住了，所以在那里这样那样地挤，想走前去。看他那双没有表情的眼睛直望着竹扁担的前端，可知他未必觉察曾经撞了什么人。

一只手下意识地拉过夹衫的后幅来看，惠之不禁动怒了，一片湿泥，厚厚的，虽然是件旧夹衫，而且是灰色的，然而总是被沾污了。他皱紧眉头，怒目看那乡下人；斥骂的话语涌到喉头，马上要冲出来了；一只手还是提着夹衫的后幅，似乎拿了什么危险东西，一时放手不下的样子。

后天养成的克制工夫随即冒出头来，把一阵怒气压了下去。他宽恕那乡下人了。于是取出一方已经用了三四天的毛巾，把夹衫沾泥的地方擦了擦，粘着擦不掉的，留待干了再说。心里想，“这是市政问题。街道这样狭窄，本不该让那些卖东西的在街上一阵乱挤的。倘若指定几处空地，像有些城市里所谓小菜场的，叫他们聚集在那里，岂不使走路的人便利了许多？——至少我这样弄脏了衣服的事情不会发生了。”迅速地接着想道，“如其那封信——也许此刻已经被邮差从邮筒中取了出来，装入他的大布袋里了——发生了效力，我就是警厅里的人，什么名目固然不能料定。总之不是没有关系了。我为忠于职务计，为前途的进取

计，都该上这么一个条陈：整顿本地的路政，最要紧的是规画小菜场。小菜场要有秩序，要十分清洁，监督的责任当然在警察的肩上”。他且行且想，不期而然地看见一名警察显现在面前。

那警察靠着一家小酒店的柜台，一只手按着一把茶壶，与柜台里面的老板娘谈什么话，颇有情味的样子；黑漆木棍子插在围腰的皮带里，黄色帽子仰放在柜台上。那老板娘带着笑容听他的话，三个指头拈着银挖耳剔牙齿。

“这算什么警察！什么责任他都担负不来，不过是穿制服的游民而已。”惠之走近那警察，仔细端相着他，“又是一个条陈：警察虽然都从教练所里出来，实在合格的却很少，要办好这里的警政，非把他们严加甄别不可。”

这时他已折入一条小巷里；两旁都是贫苦的人家，女人们有的在门口洗衣服，有的坐在门槛上做活计，个个低着头。她们如果抬起头来，一定要注意他独个儿行走而带着笑容了。他想，“这两个条陈很重要，照着做去，市容立刻改观，想来一定采纳的。我的名目纵使十分小，上到这样的条陈，而且承他采纳，不见得不给升擢吧。科长没有，科员总是稳当的了。——那时候，学校的职务要不要辞掉？不，辞掉不好，我是老早认定终身当教师的；只要减少些钟点就可以了。”他感觉莫名的愉快，前面的境界虽然还不大把捉得住，但是里边有光明，可以照得他满身辉耀，而且是莫测边缘地宽广。于是出劲地跑回家去。

第三天的下午，惠之夫人数数抽屉里的财产，数目是

一块四毛，忽然邮差叩门，送来一封信。

“是伯通的，”惠之接信在手，觉得身体上有点异样，把信封打了几个转，终于撕去一角，一个指头伸进去，把它裁开了。

“他怎么说？”惠之夫人急切地问，同时走近来。

惠之吾兄：赐书敬悉。田君诚系幼年同学：惟自辞师他适，互为劳燕，非第无接席之雅，亦且莫通音问。今日见弟姓名，或犹记忆：为兄推毂，固无不可。特念政界风气，一官到任，请托累千，少亦数百，或以势压，或以利要；若弟者，两俱不足言，则徒成话柄而已。话柄而伴之以兄之姓名，窃以为……

惠之心头突地一沉，万分地怅惘，仿佛掉了一件最贵重的宝贝。前边什么境界也没有了，只是一片黑，黑得像墨，像没星没月亮的夜。

1925年3月16日写毕

演 讲

“就讲恋爱吧。”

“不行，”他仿佛看见眼前竖着一根又粗又黑的棍子，这是“破折号”，表示忽转一个意思，早经教育部颁布通行了的。

他想恋爱之说现时正风行，你若把它淋头痛遏，痛快固然痛快，但青年的嘴比新妇的小姑还要尖刻，要是他们给你一个“时代落伍者”的浑号，就比无关痛痒的“铁丝边眼镜”凶险得多；谁甘心去了旧浑号换这样一个新浑号呢？至于说恋爱神圣，这又哪里可以！正是洪水泛滥的时代，你还要“扬其波”么！纵使世人不相责怪，一念之良知是不可昧的，“哪里可以！”

“那么讲学潮吧。”

“也不行，”一根棍子又竖在眼前了。他想现在正是古往今来最难说话的时代，你说一句话，他们就说你有某种作用，你再说一句话，他们又说你有某种作用：作用就是罪

名。就说学生应该闹学潮吧，那作用一定在讨学生之好了；反过来说学潮应该严行取缔吧，那作用一定在与学生为难，而且拍教育当局之马屁了。“犯不着，随便讲讲，却去捐这么大的湿木梢！”

“讲工——鬼迷了脑筋啦，怎么会想到这个上头去！”他看见眼前大书着一个“工”字，幻变了，幻变了，上边挺挺地伸出个头来，底下吊死鬼似地垂下两条腿，两边腰间各挂一个铁秤锤，这不是“赤”字么！“啊，多谢神灵的启示！讲到工字多少有点赤化的意味，真不错。怎么会想到这上头去！”同时白边帽子，黑漆棍子，乌亮的枪管，洋式的镣铐，横的竖的铁窗格，蓬头散发的大批囚犯，同《目连救母》里游十殿大转舞台似地在面前恍惚地晃过；最后什么都消散了，剩下的是一摊浓厚转殷的血。

他用右手的食指蘸着唾沫，在两个眼球上擦了擦，再定睛看时，一摊浓厚转殷的血总算消散了。这才定了心，重又想到演讲的事情。“到底讲什么题目好呢？《从诗经里见到的古代人的宇宙观与人生观》吧。不，这个题目太博大精深了，他们青年不一定消化得来；而且，这大有玄学的气味。前年曾经为了玄学不玄学开过一场大战，虽然谁也没有打胜谁，但那种喘气奋力的情形已够麻烦了，我又何必突刺一枪来作第二场大战的导火线呢！《杜甫的研究》吧。可惜给梁任公讲过了；我一提出这个题目，就会有人想‘梁任公……梁任公……’这又算什么！李白吧——白乐天吧——乐天却病法吧。”

“啊，有了！”他拍案而起，清清楚楚的一篇演讲稿，有outline，有趣味丰富的穿插，完全展陈在面前了。“这个题目又时新，又有趣，怎么给我想到的！信哉，得来全不费工夫！”于是从长衫口袋里摸出一颗朱古律糖，才撕去了半张锡纸，便纳入口里。

一阵拍掌声中，他被主席先生延请到铺着白竹布的桌子旁边。头脑里outline同趣味丰富的穿插都有点像乱窜的山羊，虽然各各系着一根索子，但是牧羊人的一只手颇有把持不住之势。到鞠躬招呼时，掌声已经寂然了；头略微左偏，徐徐地俯下去，温文尔雅，正是学者的态度。又温文尔雅地抬起头来。“拍！拍！”突然又是两声击掌，虽然是余波，却特别怪，特别响，有如空山夜鸣的鹤鹤。

“什么！”他心里这样想，眼光便射到那边去。却见好些瓜子形的鸡蛋形的棍棒形的“可爱的白里泛红”，错杂在青竹布大衫之间，抬眉一想，这才明白“是男女同学么？第二节的第三小节只好不讲了。这不是与我为难么？——且慢怨愤，还是记住要紧，第二节的第三小节要删去了！开口吧，开口吧，要从容，要得体！”

“诸位！生活是艺术啊，唯有艺术的生活才是真的美的善的生活。这里头大有讨论的余地。所以，今天鄙人不讲关于史学文学社会学等等的話，单从这里头提出一个题目来谈谈，就是《当前的享乐》。”他得意地望着前方，随手把眼镜略微抬起以助姿势——这副眼镜的确是钢丝边，在“精